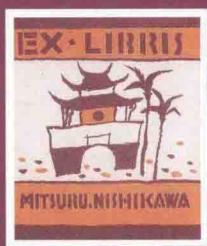


装帧时代

李志铭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後漢書



装 帧 时 代

李志铭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装帧时代 / 李志铭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474-1439-2

I . ①装… II . ①李… III . ①装帧—设计 IV . ①TS8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8615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60毫米×230毫米

14.5印张 300幅图 20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800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序一 文艺身份的设计

陈智德

书籍装帧，是一种设计，其意义不止于美术，更是为书籍设计一种“身份”。五四以还，中国图书形式经历重大转折，自线装版刻脱出，全面改用洋装。“洋装”之谓，今已不用，因已普遍，理所当然地毋庸分别标示。中国古籍也有它的装帧特色，但书衣式样，不论经史子集，各书大略相同。无论在书肆或私人书室，古书平放架上，其所展露的书根，仅列书名和册数，式样依然各书如一。为书籍设计独特封面，是现代洋装的工作，中国现代图书由是封面各异，其间最具特色，或最能标示身份者，莫如现代文学书籍。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籍装帧，著名者如画家陶元庆、钱君匋，以至不少作家如丰子恺、鲁迅、叶灵凤、邵洵美等亦参与设计以至绘制过书刊封面，当中的发展和意义，早已为人留意，要找这方面的史料论述不难，然而五十年代以后的情况，一般所知却甚少。

李志铭《装帧时代》补充这方面的空白，以个别书籍设计者、一位一位的画家为经，以时代及一家一家的出版社为纬，缕述风格、迁徙、传承、创造，无异一部装帧家列传；但其意义还不止于记录历史，李志铭所叙述的廖未林、龙思良、黄华成、高山嵒、杨英风、梁云坡、朱啸秋、陈其茂等人，穿越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台湾文艺设计出一种当代身份。

其实五四一代设计者的工作，在较著名的陶元庆、钱君匋以外，如司徒乔、王青士等人，留下的记述不多，文艺的身份和物质历史依然空白处处。历史不只是资料，它需要观点、结构、视野甚至情怀。犹记2005年，我捧读李志铭记述台湾旧书业历史的《半世纪旧书回味》，从书中所论的旧书意涵以至牯岭街、光华商场及八十年代以后的台湾旧书业史，如见由旧书建构的都市史，让历史露出光芒，结构迷人，更为作者情怀所动。我当时就想，香港也应该有这样的书。

如今再读李志铭《装帧时代》的书稿，我同样想起香港的书籍设计者，以至五十年代以来，台湾、香港两地的文艺图书，如何由书籍设计建立若干共同的面相。若谈现代的香港文艺书籍装帧，可由四十年代末的张光宇、新波、余所亚、特伟等“人间画会”成员谈起；至于五十年代的亚洲出版社丛书，如赵滋蕃《半下流社会》、《旋风交响曲》、徐𬣙《时间的去处》、林适存（南郭）《鸵鸟》等书封面，虽未能考知设计者身份，其风格与同时期的台湾文艺书籍颇多接近。六七十年代，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翻译小说，是少于版权页标示封面设计者名字的书种，当中包括李维陵和蔡浩泉。李维陵是画家也是小说家，著有小说集《荆棘集》；蔡浩泉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俟后回港从事美术工

作，除了为今日世界出版社设计书籍封面，亦为报纸副刊制作插图，八十年代的素叶出版社的“素叶文学丛书”亦多由他设计封面。

我因喜爱文学及阅读，中学时代开始收集旧书刊，八十年代香港旧书肆仍多，觅见不少台湾旧版文艺图书，如晨钟出版社的“向日葵文丛”、“向日葵新刊”、“晨钟文丛”、文星书店的“文星丛刊”、大林书店的“大林文库”、三民书局的“三民文库”、水牛出版社的“水牛文库”、志文出版社的“新潮丛书”等等，九十年代初赴台升学，所获更丰，读到在港不曾遇见的《剧场》、《欧洲》及《草原》等杂志，为其内容及设计上的超前理念惊异不已；1994年回港后读到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好望角》、《盘古》和《七〇年代双周刊》，为当中某些相近的特质苦思而未能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台湾、香港的文艺出版相当兴盛，且有密切交流，彼此所近除了时代风气和意识氛围，两地的文艺书刊设计也在现代性的表现上共通，在同时代的华人书刊中标示文艺书刊的现代身份，因而个性独具。并观台湾、香港的文艺书刊设计，除了封面本身的美化作用和观赏价值，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意涵，有待进一步论说。李志铭《装帧时代》一书，在台湾文艺书刊一方做出开创性的研究，他的整理和观察，如在廖未林一章提出廖对“新艺术”风格的承接；论黄华成一章提出他把“设计摄影”引入封面设计；高山嵒一章提出他转化自民间剪影工艺的“剪崁设计”以及脱胎自欧陆新艺术而带神秘韵味的“柔性艺术”；论陈其茂、杨英风、朱啸秋部分提出其对现代木刻语言的继承转化；论龙思良一章提出他“从‘绘画’转型至‘设计’的试验”，都对文艺书刊设计的现代性提出了重要依据。

龙思良对《文星》、《现代文学》封面字体的设计自觉，正

有效地为文艺赋予现代感，即从今日的设计艺术角度观之，龙思良的字体设计理念依然具有超前性。在黄华成一章，有关他以前卫视觉回应六十年代的苍白虚无，正如李志铭所述：“一九六五年，《剧场》（季刊）杂志创刊，黄华成把封面上的标题铅字任意颠倒排列，似是亟欲摆脱当代陈腐的空间束缚，更以其睥睨之态傲视凡尘。”其不以美术讨媚于世人，反而抗衡时俗，以设计回应时代，六十年代文艺的抗世形象，一种新的文化身份，正由此标示并确立出。

身份可以是一种内在认同，也可以是一种向外的投射或外在的设计。现代文艺的文化身份当然建基于文字内容本身，但其发表和出版载体——书本和杂志的形象也参与身份的建构和想象。现代书刊设计之于文艺，犹如现代时装设计之于都市男女，其意义未可仅以外观判之。以上片面所谈，难免陷于浅陋，总归李志铭《装帧时代》一书，着眼于书籍创造之际的艺术价值，系于对应时代所进发的文化光采，它的本源也许还在于李志铭忘情于书籍的心志。清季有叶昌炽撰《藏书纪事诗》讴歌藏书家遗闻轶事，兹谨以本人新撰“藏书纪事新诗”一则，献予此书及书中诸美术家：

无边的书衣（李志铭《装帧时代》）

大地木讷，书页无边
谁人踽踽独行越过
防风林外的防风林？
风景就这样铸成了，不
你胸中还有更抽象的心影

书被催成而雾云未散

谁纳世界入文艺的衣袖
时代喧哗，是的
但更怕它寂静
难得扑通一声，在书店
泳手们带我们湿漉漉地走出
没有喷泉的城市

世界脆弱、易碎教我们深知
轻翻书页之必要、文艺之必要

2010年9月10日志

序二 撸拾那些散落在书页里的记忆

吴雅慧（旧香居店主）

初识志铭在2003年，他为研究台湾旧书业的硕士论文来店进行访谈，他一开口就令我吃惊，他说：“我从兴隆店过来和你妈妈聊了将近一小时，但她说关于书店的事还是要来问你和你爸爸。”居然能让我那不多话的妈妈大谈特聊那么久……想必不寻常，或许就在这个基础上，以及他对旧书业旺盛的好奇心，话匣子一开就滔滔不绝，初次见面就相谈甚欢，很快就熟识起来。他也因为硕士论文一头栽进旧书的世界，开始踏遍台北市大大小小旧书店，变成不在旧书店就在往旧书店路上的书人。日后多次地访谈和资料搜寻，他也就成为旧香居的常客。

除了一步一脚印的勤奋访谈做功课，几次接触后，发现志铭理性细密的观察力，为这繁杂台湾旧书业理出较明朗清爽的谱系。犹记初见到他将旧书店的经营形态分成古董、怀旧、大众、草根等类型时，这样的创意让我对他的硕论充满期待！他对自己论文的认真和重视更令我有热血的冲动，让我们在资料收集上无条件

的支持他。果然他的用心也为他带来好运。《半世纪旧书回味》得到向来以出版专业学术为主的群学出版社青睐，集结成书。以硕士论文为主，加上众人建议增列的台湾半世纪以来漂亮且具代表的书影和评介，丰富该书的内容与视觉。书中《战后台湾书物装帧变迁浅谈》一文，从西川满、立石铁臣到方向、陈其茂、朱啸秋、杨英风、龙思良等等书籍装帧前辈的作品。这或许也就埋下日后他毅然决然从“台湾旧书业发展史”跳进“台湾书籍装帧史”的庞大写作目标中。我事后常回想，恐怕不只是出于我的怂恿，志铭就乐于附和，肯向高难度挑战，因为温和平实外表下的志铭，其文字充满批判精神和革命狂气，而勇于尝试的态度和勇往直前的执著信念，都让他创作的过程充满拼劲和决心。

随着《半世纪旧书回味》获得“2005十大好书”的肯定，这对他是很大的鼓励，也让他认真思考是否要尝试以写作做为志业？若是，那下本要写什么？在思索寻找的过程，我们聊起大陆近年很热衷出版民国以来的书影、书话，如姜德明的《书衣百影》、《唐弢藏书》、《黄裳书话》等等谈装帧、谈版本的书籍，琳琅满目，反观台湾似乎没有一本书是完整介绍台湾从日据时期至六七十年代的书籍装帧。这一定会是个有趣又值得挑战的题目，但同样也是个非常艰难的工程。我打趣对志铭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就算有书、有心，也没有这能力跟时间。”这一席谈天，这前所未有的题目，已引起他的兴趣。下次再见到志铭时，他已着手找资料、上图书馆，就这样开始另一条漫长的路。而我这始作俑者，也准备好义无反顾地力挺。

除了大量阅读做笔记、进出图书馆，我们也开始从书架仓库，将能用得上的书籍，一张一张扫图、存档、整理、注记，如此反

复进行。此后，志铭几乎天天来店，遇见店内常客与藏家，就会问你有没有某某书？你有没有看过某某书？每个人对他而言都是一座流动的图书馆。或许是他这股傻劲和认真，大家也都回家翻箱倒柜，慷慨将自己收藏的书籍找出来共襄盛举。

我们有时也扮起朋友戏称的“书封鉴赏家”，开始常有热心朋友拿着不明装帧作者的封面来问我们，除了从出版年代、绘画风格、署名落款、合作对象（作家、出版社）逐一核对找出答案。有好一阵子书人朋友们都像中了毒玩起“猜一猜”（看画风猜作者）和“追追追”（再版和初版封面是否相同，又有几种版本）。大伙都乐此不疲，从中欣赏到许多前辈的用心和精彩作品，也意外为旧书市场掀起一个高潮，陆续有新的书人朋友加入玩书行列。而梁云坡装帧的重光文艺系列、龙思良的蓝星系列、朱啸秋的光启系列、廖未林的文化图书系列，还有大业、仙人掌、水芙蓉等书系，经由书友部落格文章推广，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出版品成为众书虫竞相收藏的对象。

志铭也开始撰文探讨各种不同主题的装帧意义，2007年旧香居举办“三十年代新文学风华”展出五百多本新文学图书，志铭尝试从白话文学的源头谈中国现代装帧，在亲手翻阅中国珍本拍卖市场火红的新文学版本后，他从书籍装帧艺术先锋——鲁迅书籍当中了解到他对封面、装帧、纸张、印制的考究和执著，他御用的装帧大师陶元庆为他所装帧的《坟》、《彷徨》、《朝花夕拾》都称得是装帧经典。另外陶元庆、丰子恺、闻一多、叶灵凤、陈之佛、滕固等书刊设计的作品，也都呈现出新文学装帧风格的多元丰富，经过这次的洗礼，志铭对于新文学版本源流又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其发展脉络又更亲近了。

同年罗乔伟策划“复古次文化的逆袭”展览，我邀请志铭就黄华成“设计摄影”风格装帧发表《微物空间的物件史》一文。毋庸置疑，黄华成是台湾前卫艺术运动的先锋，在他众多远景、远行丛书封面设计中，巧妙利用日常物件创造出他独树一格的设计摄影装帧手法。他所创造的每一个异想世界，经由书、经由志铭对那反叛年代的回顾和大胆的发声：让创办台湾最牛杂志《剧场》的黄华成能为更多年轻朋友认识。尔后几次和他的好伙伴摄影家庄灵先生碰面时，他都用着怀念感谢的语气说：“真开心，大家没忘了他，真应帮他办个展览！”

2008年《文讯杂志》企划“一窗隽永的风景：早期文学书封面设计”的专辑，志铭大胆以台湾手绘年代广谈台湾的时代意念，从日据时代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迁台、五六十年代本土风格的兴起、古典现代的并容等，从时间的纵轴上溯，寻找台湾书封艺术的定位。因此我们开始感受到这股对装帧的热情已获得大家的认同和关注。

志铭在这上探中国新文学，下达台湾文学的时间长廊游走，个别钻研，再加以融会贯通，如此积沙成塔的累积，才能将各个时代琳琅满目的书籍借由文字还原当时的氛围，点出当时的创作概念，或者赋予它新的意念。如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所言：“材料看起来越是确实与充实，从事想象力的工作也就越是细微与艰难。”对于志铭来说，唯有透过书物和时代相互间的比照与还原，才能重新为这些作品发声。

在这段漫长的写作旅程中，最大的意外和幸运，应该是和廖未林先生会面访谈。（志铭应不会反对吧！）自从得知高龄的廖未林先生甫从美国返台定居，就让人很兴奋不已。我们都很希望

有机会拜访他，这位台湾书籍装帧史上极为重要的设计家，也是让许多文学作品增色不少的化妆师。一个一直只能从书页上认识的名字，竟能在近距离听他忆往事、话今昔，真是不可思议。这要非常感谢文发的热心联系与积极安排。

记得端午节当天，我难得早起和文发、志铭去拜访廖未林先生，他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地迎接我们，亲切地问好，爽朗的笑声，一点都感觉不出他已有八十六岁了！老先生不一会儿就聊开了，我们拿出搜集整理多时的书籍封面照片，翻阅着一张张照片，他开心笑着说：“哇！这么多！我都不记得了，怎么收到的呀？”然后这位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具代表性的书籍装帧师娓娓讲述他的作品，如：郭良蕙《心锁》、张秀亚《七孔笛》、王蓝《蓝与黑》等。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红蓝出版社的王蓝《蓝与黑》，当时他决定用简单色块去表达（如书名一样简洁），但在字体的部分，他巧妙应用日文汉字，而“蓝”、“黑”这二字都是笔划较多、较方正的形式，他运用微妙的空间处理，表现出画面的力量和平衡。他也谦虚笑说：“这是我很满意的作品，即使现在看来，也觉得过得去。”经过这次面对面的访谈，志铭内功加了三成。人常说创作是孤单的，但之于他，除亲朋好友与路人甲乙等帮忙外，连老天爷都很帮忙！

历经四年，这本总结台湾书籍装帧史的专书终于要出版了！从一开始的大胆跨步，历经摸索、建构自己的理论、确立创作的核心目标，就一直勇往直前。我相信这漫长的旅程中，志铭也曾面对低潮和苦闷，但时间所激荡出的宽度和能量都为这旅程留下完美的注解。这本书的完成，不仅是对旧书创意上的巡礼、书籍装帧历程的回顾，更是阅读文化美学的一种延伸。

志铭对我这篇序文寄望甚深，但一路写下来更像是回顾，想呈现这相互鼓励的过程，想记录下这份热情，他以文写书，我以口说书，我们用相同的热情、不同的方式各自努力。至今我仍能回想起许多午后书友们热闹哄哄分享、交流的情景——单纯的喜悦、义无反顾的支持，还有志铭每每淘得好书兴奋激昂的表情，或是想出新论述，滔滔不绝的模样……现在终于要和大家分享了！祝福他！

附记：

截稿前得知此书是以八位设计家为主轴来谈台湾书籍装帧，至于另一部纵谈台湾封面设计图像美学的专篇论述，我也很期待能尽早问世。

导言 失落的间奏曲

看见手工图绘时代台湾封面艺术家群相

自觉无法抗拒外貌魅惑者如我，不光喜好欣赏漂亮的人物，同时也爱搜藏把玩那些漂亮的书。

佛家认为人生须戒贪、嗔、痴，但凡爱书之人，大抵每一项都难以规戒。寄寓在所有书痴书迷的灵魂深处，你我或多或少都感染了一种“封面美感主义”症候群。

眼下在这书籍装帧日益讲究以貌取胜的年代，一本内外质感俱佳的漂亮书籍除了得归功于先进的造纸印刷技术及设计专业配合外，某种程度甚且与当今读者群众的美感经验忧戚相关。

站在艺术史教育的通识认知上，我们是否觉得一幅米勒 (Jean-François Millet, 1814—1875) 的旷世名画要比一张封面设计来得重要许多？至少，大多数台湾人会为了看不懂（或没看过）米勒的画作（如《拾穗》）而担心被同侪师长指责“文化水平”不够，可相对而言，却鲜少对于书店里满眼泛滥庸俗的书籍封面感到遗憾，亦不会以不识杨三郎、颜水龙、陈澄波、郭柏

川等本土知名画家为忤。

抚今追昔，回顾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闻一多、丰子恺、叶灵凤、巴金、萧红等文人作家出书不光只注重文字内容，往往他们也同时殷切关注着经由装帧设计这道程序所呈现的整体书物面貌，为了达成以美学服务文学的出版理念，甚至不惜耗费时间鱼雁往返，透过不断与印刷工人或设计者彼此沟通以求得相得益彰之效果。

昔日这股爱书习气影响所致，毛边书、初版书于是渐受作家读者们所青睐，遂使“爱书成癖”、“嗜书如狂”几成了那年头读书人的书生本色。待1949年新中国成立未久，人们接连遭逢六十年代“文革”动荡而走过了恨书、毁书、无书的时代灾厄，及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旧书文物拍卖与书话写作出版市场崛起，并同大陆官方以国家资源整合书籍生产工业接轨国际市场的强烈企图，一股历史氛围酝酿而起，接连促使彼岸早期从事装帧设计的业余人士暨专业者纷纷以“艺术名家”之姿出土亮相。

单举个人作品集为例，最初由1981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发行《鲁迅与书籍装帧》首开风气，编者搜罗鲁迅生前所有重要书籍封面设计图稿，据以重新评价文学家鲁迅毕生致力于装帧艺术的美学成就。针对当年曾被历史洪流所湮没的众多设计家，其后不断更有《曹辛之装帧艺术》（1985，岭南美术出版社）、《安今生装帧艺术》（1990，辽宁教育出版社）、《章桂征书籍装帧艺术》（1990，时代文艺出版社）、《邱陵的装帧艺术》（2001，三联书店）等著作陆续问世，至于其他相关设计理论专书以及单篇研讨论文数量之多，真可谓族繁不及备载。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鲁迅与书籍装帧》收录封面作品并非来自印刷成书本身，而是后人研习者将当年鲁迅亲手绘制的封面